

重温经典

三言二拍

二刻拍案惊奇

[明] 凌濛初 / 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温
经
典
重
三
言
二
拍

二刻拍案惊奇

[明] 凌濛初/著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二刻拍案惊奇 / (明) 凌濛初著. -- 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2.11

ISBN 978-7-5104-3437-2

I. ①二… II. ①凌… III. ①话本小说 - 中国 - 明代
IV. ①I242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50101号

二刻拍案惊奇

出版策划: 精典博维

作者: 凌濛初

责任编辑: 陈黎明

装帧设计: 博雅工坊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印刷: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787 × 1092 1/32

字数: 475千字 印张: 18

版次: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3437-2

定价: 28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出版前言

每一个时代的小说都有着自身独特的风格，以一种民间草根的态度承载着历史。小说记载着从古至今的趣闻轶事，传播着中国的文化精髓，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时代的缩影，也是古人给我们留下的珍贵的文化遗产。如果想要理解一个时代，那么阅读这个时代的小说是最快捷的方式。

当我们把目光过多地停留在当代畅销小说时，人们似乎忘记了中国小说的巅峰是在明清两代。那个时期，社会政治和经济出现了新的景象，人们的社会生活日益丰富，中国古典小说创作随之进入了繁盛时期。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，城市经济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，市民阶层进一步壮大，开创了中国古典小说的黄金时代。

说起明代白话短篇小说，就不能不提“三言二拍”。“三言”是指明代冯梦龙所编纂的《喻世明言》《警世通言》和《醒世恒言》，“二拍”是指明朝末年凌濛初所编的《初刻拍案惊奇》和《二刻拍案惊奇》。由于“三言”和“二拍”编著年代相近，内容形式类似，故后人常将其合并，称为“三言二拍”。作为我国古代流传颇广的短篇小说集，“三言二拍”总计四百多万字，收录故事达200篇，是我国古代小说宝库中璀璨夺目的瑰宝，是人们了解和研究明代社会生活的极好材料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

凌濛初创作“二拍”时，宋元话本中好的题材都已经被冯梦龙“搜刮殆尽”了。于是，凌濛初另辟蹊径，搜集大量曲折离奇的故事，从中挑选出精品，结合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性喜好进行艺术加工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凌濛初才能够尽情地表达自己的生活感受和价值观。

《二刻拍案惊奇》是凌濛初继《初刻拍案惊奇》之后创作的第二部小说集，由尚友堂刊刻于崇祯五年（1632）。《二刻拍案惊奇》的思想内容和创作旨趣与《初刻拍案惊奇》一脉相承，全方位地反映了明朝后期市民阶层的社会生活，但范围更为广泛，涉及明末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阶层以及人伦道德的各个方面。由于明末社会动荡，内忧外患纷起，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尖锐，因而《二刻拍案惊奇》在批判程朱理学方面较《初刻拍案惊奇》更为鲜明与大胆。如《进香客莽看金刚经，出狱僧巧完法会分》《青楼市探人踪，红花场假鬼闹》《李将军错认舅，刘氏女诡从夫》《满少卿饥附饱飏，焦文姬生仇死报》《王渔翁舍镜崇三宝，白水僧盗物丧双生》等。情节引人入胜，扑朔迷离，却又合乎情理。

除了扣人心弦的情节，《二刻拍案惊奇》的人物内心刻画也很细致入微，艺术形象栩栩如生，而且语言通俗简练，文字表达既有白话的易懂，也有文言的精辟，速读性很强。虽然在思想性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，但其中所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萌芽、对封建礼教的局部反抗以及对程朱理学的着意嘲讽，都是值得人们肯定的。在近400年后的今天，这本书读来依然能让读者为之拍案惊奇，这就是经典读物的魅力。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/ | 卷一 |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
出狱僧巧完法会分 |
| 14/ | 卷二 | 小道人一着饶天下
女棋童两局注终身 |
| 34/ | 卷三 | 权学士权认远乡姑
白孺人白嫁亲生女 |
| 50/ | 卷四 | 青楼市探人踪
红花场假鬼闹 |
| 71/ | 卷五 | 襄敏公元宵失子
十三郎五岁朝天 |
| 86/ | 卷六 | 李将军错认舅
刘氏女诡从夫 |
| 100/ | 卷七 | 吕使君情媾宦家妻
吴大守义配儒门女 |
| 113/ | 卷八 | 沈将仕三千买笑钱
王朝仪一夜迷魂阵 |
| 125/ | 卷九 | 莽儿郎惊散新莺燕
伯梅香认合玉蟾蜍 |
| 143/ | 卷十 | 赵五虎合计挑家衅
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|

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56/ | 卷十一 | 满少卿饥附饱颺
焦文姬生仇死报 |
| 172/ | 卷十二 |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
甘受刑侠女著芳名 |
| 182/ | 卷十三 | 鹿胎庵客人作寺主
剡溪里旧鬼借新尸 |
| 194/ | 卷十四 | 赵县君乔送黄柑
吴宣教干偿白镪 |
| 212/ | 卷十五 | 韩侍郎婢作夫人
顾提控掾居郎署 |
| 228/ | 卷十六 | 迟取券毛烈赖原钱
失还魂牙僧索剩命 |
| 239/ | 卷十七 | 同窗友认假作真
女秀才移花接木 |
| 261/ | 卷十八 | 甄监生浪吞秘药
春花婢误泄风情 |
| 275/ | 卷十九 | 田舍翁时时经理
牧童儿夜夜尊荣 |
| 287/ | 卷二十 | 贾廉访贗行府牒
商功父阴摄江巡 |

- 299/ 卷二十一 许察院感梦擒僧
王氏子因风获盗
- 317/ 卷二十二 痴公子狠使噪脾钱
贤丈人巧赚回头婿
- 332/ 卷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愿
小姨病起续前缘
- 345/ 卷二十四 庵内看恶鬼善神
井中谭前因后果
- 358/ 卷二十五 徐茶酒乘闹劫新人
郑蕊珠鸣冤完旧案
- 369/ 卷二十六 懵教官爱女不受报
穷庠士助师得令终
- 381/ 卷二十七 伪汉裔夺妾山中
假将军还姝江上
- 393/ 卷二十八 程朝奉单遇无头妇
王通判双雪不明冤
- 404/ 卷二十九 赠芝麻识破假形
撷草药巧谐真偶
- 416/ 卷三十 瘞遗骸王玉英配夫
偿聘金韩秀才赎子

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428/ | 卷三十一 | 行孝子到底不简尸
殉节妇留待双出柩 |
| 438/ | 卷三十二 | 张福娘一心贞守
朱天锡万里符名 |
| 449/ | 卷三十三 | 杨抽马甘请杖
富家郎浪受惊 |
| 460/ | 卷三十四 | 任君用恣乐深闺
杨太尉戏宫馆客 |
| 477/ | 卷三十五 | 错调情贾母冒女
误告状孙郎得妻 |
| 489/ | 卷三十六 | 王渔翁舍镜崇三宝
白水僧盗物丧双生 |
| 503/ | 卷三十七 | 叠居奇程客得助
三救厄海神显灵 |
| 515/ | 卷三十八 | 两错认莫大姐私奔
再成交杨二郎正本 |
| 528/ | 卷三十九 | 神偷寄兴一枝梅
侠盗惯行三昧戏 |
| 548/ | 卷四十 | 宋公明闹元宵杂剧 |

卷一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出狱僧巧完法会分

诗曰：

世间字纸藏经同，见者须当付火中。

或置长流清净处，自然福祿永无穷。

话说上古苍颉制字，有鬼夜哭，盖因造化秘密，从此发泄尽了。只这一哭，有好些个来因。假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把二百四十二年间乱臣贼子心事阐发，凛如斧钺，遂为万古纲常之鉴，那些奸邪的鬼岂能不哭！又如子产铸刑书，只是禁人犯法，流到后来，奸胥舞文，酷吏锻罪，只这笔尖上边几个字，断送了多少人？那些屈陷的鬼，岂能不哭！至于后世以诗文取士，凭着暗中朱衣神，不论好歹，只看点头。他肯点点的，便差池些，也会发高科、做高官；不肯点头的，遮莫你怎样高才，没处叫撞天的屈。那些呕心抽肠的鬼，更不知哭到几时，才是住手。可见这字的关系，非同小可。况且圣贤传经讲道，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多用着他不消说；即是道家青牛骑出去，佛家白马驮将来，也只是靠这几个字，致得三教流传，同于三光。那字是何等之物，岂可不贵重他！每见世间人，不以字纸为意，见有那残书废叶，便将来包长包短，以致因而揩台抹桌，弃掷在地，扫置灰尘污秽中，如此作践，真是罪业深重。假如偶然见了，便轻轻拾将起来，付之水火，有何重难的事，人不肯做？这不是人不肯做，一来只为人不晓得关着祸福，二来不在心上的事，匆匆忽略过了。只要能存心的人，但见字纸，便加爱惜，遇有遗弃，即行收拾，那个阴德可也不少哩！

宋时，王沂公之父爱惜字纸，见地上有遗弃的，就拾起焚烧。



二刻拍案惊奇

便是落在粪秽中的，他毕竟设法取将起来，用水洗净，或投之长流水中，或候烘晒干了，用火焚过。如此行之多年，不知收拾净了万万千千的字纸。一日，妻有娠将产，忽梦孔圣人来分付道：“汝家爱惜字纸，阴功甚大。我已奏上帝，遣弟子曾参来生汝家，使汝家富贵非常。”梦后果生一儿，因感梦中之语，就取名为王曾。后来连中三元，官封沂国公。宋朝一代中三元的，止得三人：是宋庠、冯京与这王曾，可不是最希罕的科名了！谁知内中这一个，不过是惜字纸积来的福，岂非人人做得的事？如今世上人见了享受科名的，那个不称羨道是难得？及至爱惜字纸这样容易事，却错过了不做，不知为何。且听小子说几句：

仓颉制字，爰有妙理。

三教圣人，无不用此。

眼观秽弃，颡当有泚。

三元科名，恰字而已。

一唾手事，何不拾取？

小子因为奉劝世人惜字纸，偶然记起一件事来。一个只因惜字纸拾得一张故纸，合成一大段佛门中因缘，有好些的灵异在里头。有诗为证：

捡墨因缘法宝流，山门珍秘永传留。

从来神物多可护，堪笑愚人欲强谋！

却说唐朝侍郎白乐天，号香山居士，他是个佛门中再来人。专一精心内典，勤修上乘。虽然顶冠束带，是个宰官身，却自念佛看经，做成居士相。当时因母病，发愿手写《金刚般若经》百卷，以祈冥佑，散施在各处寺宇中。后来五代、宋、元兵戈扰乱，数百年间，古今名迹海内亡失已尽。何况白香山一家遗墨，不知多怎地消灭了。唯有吴中太湖内洞庭山一个寺中，流传得一卷，直至国朝嘉靖年间依然完好，首尾不缺。凡吴中贤士大夫，骚人墨客曾纷赏鉴过者，皆有题跋在上，不消说得；就是四方名公游客，也多曾有赞叹顶礼、请求拜观。留题姓名日月的，不计其数。算是千年来希奇

古迹，极为难得的物事。山僧相传至宝收藏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嘉靖四十三年，吴中大水，田禾淹尽，寸草不生。米价踊贵，各处禁柴闭籴，官府严示平价，越发米不入境了。原来大凡年荒米贵，官府只合静听民情，不去生事。少不得有一伙有本钱趋利的商人，贪那贵价，从外方贱处贩将米来；有一伙有家当囤米的财主，贪那贵价，从家里廩中发出米去。米既渐渐辐辏，价自渐渐平减，这个道理也是极容易明白的。最是那不识时务执拗的腐儒做了官府，专一遇荒就行禁柴、闭籴、平价等事。他认道是不使外方拿了本地米去，不知一行禁止，就有棍徒诈害，遇见本地交易，便自声扬犯禁，拿到公庭，立受枷责。那有身家的怕惹事端，家中有米，只索闭仓高坐，又且官有定价，不许贵卖，无大利息，何苦出柴？那些贩米的客人，见官价不高，也无想头。就是小民私下愿增价暗籴，俱怕败露受责受罚。有本钱的人，不肯担这样干系，干这样没要紧的事。所以越弄得市上无米，米价转高，愚民不知，上官不谙，只埋怨道：“如此禁闭，米只不多；如此抑价，米只不贱。”没得解说，只囫圇说一句救荒无奇策罢了。谁知多是要行荒政，反致越荒的。

闲话且不说。只因是年米贵，那寺中僧侣颇多，坐食烦难。平日檀越也为年荒米少，不来布施。又兼民穷财尽，饿殍盈途，盗贼充斥，募化无路。那洞庭山位在太湖中间，非舟楫不能往来。寺僧平时吃着十方，此际料没得有凌波出险、载米上门的了。真个是：

香积厨中无宿食，净明钵里少余粮。

寺僧无计奈何。内中有一僧，法名辨悟，开言对大众道：“寺中僧徒不少，非得四五十石米不能度此荒年。如今料无此大施主，难道抄了手坐看饿死不成？我想白侍郎《金刚经》真迹，是累朝相传至宝，何不将此件到城中寻个识古董人家，当他些米粮且度一岁？到来年有收，再图取赎，未为迟也。”住持道：“相传此经值价不少，徒然守着他，救不得饥饿，真是敲米囤饿杀了，把他去当米，诚是算计。但如此年时，那里撞得个人肯出这样闲钱，当这样冷货？只



怕空费着说话罢了。”辨悟道：“此时要遇个识宝太师，委是不能勾。想起来只有山塘上王相国府当内严都管，他是本山人，乃是本房檀越，就中与我独厚。该卷白侍郎的经，他虽未必识得，却也曾听得。凭着我一半面皮，挨当他几十挑米，敢是有的。”众僧齐声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事不宜迟，只索就过湖去走走。”

住持走去房中，厢内捧出经来，外边是宋锦包袱包着，揭开里头看时，却是册页一般装的，多年不经裱褙，糗气已无，周围镶纸，多泛浮了。住持道：“此是传名的古物，如此零落了，知他有甚好处？今将去与人家藏放得好些，不要失脱了些便好。”众人道：“且未知当得来当不来，不必先自担忧。”辨悟道：“依着我说，当便或者当得来。只是救一时之急，赎回时这项钱粮还不知出在那里？”众人道：“且到赎时再做计较，眼下只是米要紧，不必多疑了。”当下雇了船只，辨悟叫个道人随了，带了经包，一面过湖到山塘上来。

行至相府门前，远远望去，只见严都管正在当中坐地，辨悟上前稽首，相见已毕，严都管便问道：“师父何事下顾？”辨悟道：“有一件事特来与都管商量，务要都管玉成则个。”都管道：“且说看何事。可以从命，无不应承。”辨悟道：“敝寺人众缺欠斋粮，目今年荒米贵，无计可施。寺中祖传《金刚经》，是唐朝白侍郎真笔，相传价值千金，想都管平日也晓得这话的。意欲将此卷当在府上铺中，得应付米百来石，度过荒年，救取合寺人人生命，实是无量功德。”严都管道：“是甚希罕东西，金银宝贝做的，值此价钱？我曾听见老爷与宾客们常说，真是千闻不如一见。师父且与我看看再商量。”辨悟在道人手里接过包来，打开看时，多是零零落落的旧纸。严都管道：“我只说是怎么样金碧辉煌的，原来是这等悔气色脸，倒不如外边这包还花绿绿好看，如何说得值多少东西？”都管强不知以为知的逐叶翻翻，直翻到后面去，看见本府有许多大乡宦名字及图书在上面，连主人也有题跋手书印章，方喜动颜色道：“这等看起来，大略也值些东西，我家老爷才肯写名字在上面。除

非为我家老爷这名字多值了百来两银子，也不见得。我与师父相处中，又是救济好事，虽是百石不能勾，我与师父五十石去罢。”辨悟道：“多当多赎，少当少赎。就是五十石也罢，省得担子重了，他日回赎难措处。”当下严都管将经包袱得好了，捧了进去。终久是相府门中手段，做事不小，当真出来写了一张当票，当米五十石，付与辨悟道：“人情当的，不要看容易了。”说罢，便叫开仓斛发。辨悟同道人雇了脚夫，将来一斛一斛的盘明下船，谢别了都管，千欢万喜，载回寺中不题。

且说这相国夫人，平时极是好善，尊重的是佛家弟子，敬奉的是佛家经卷。那年冬底，都管当中送进一年簿籍到夫人处查算，一向因过岁新正，忙忙未及简勘。此时已值二月中旬，偶然闲手揭开一叶看去，内一行写着“姜字五十九号，当洞庭山某寺《金刚经》一卷，本米五十石”。夫人道：“奇怪！是何经卷当了许多米去？”猛然想道：“常见相公说道洞庭山寺内有卷《金刚经》，是山门之宝，莫非即是此件？”随叫养娘们传出去，取进来看。不逾时取到。夫人盥手净了，解开包揭起看时，是古老纸色，虽不甚晓得好处与来历出处，也知是旧人经卷。便念声佛道：“此必是寺中祖传之经，只为年荒将来当米吃了。这些穷寺里如何赎得去？留在此处褻读，心中也不安稳。譬如我斋了这寺中僧人一年，把此经还了他罢，省得佛天面上取利不好看。”分付当中都管说：“把此项五十石作做夫人斋僧之费，速唤寺中僧人，还他原经供养去。”

都管领了夫人的命，正要寻便捎信与那辨悟，教他来领此经，恰值十九日是观世音生日，辨悟过湖来观音山上进香，事毕到当中来拜都管。都管见了道：“来得正好！我正要寻山上烧香的人捎信与你。”辨悟道：“都管有何分付？”都管道：“我无别事，便为你旧年所当之经，我家夫人知道了，就发心布施这五十石本米与你寺中，不要你取赎了，白还你原经，去替夫人供养着，故此要寻你来还你。”辨悟见说，喜之不胜，合掌道：“阿弥陀佛！难得有此善心的施主，使此经重还本寺，真是佛缘广大，不但你夫人千载流传，

连老都管也种福不浅了。”都管道：“好说，好说！”随去禀知夫人，请了此经出来，奉还辨悟。夫人又分付都管：“可留来僧一斋。”都管遵依，设斋请了辨悟。辨悟笑嘻嘻捧着经包，千恩万谢而行。

到得下船埠头，正值山上烧香多人，坐满船上，却待开了。辨悟叫住也搭将上去，坐好了开船。船中人你说张家长，我说李家短。不一时，行至湖中央。辨悟对众人道：“列位说来说去，总不如小僧今日所遇施主，真是个善心喜舍，量大福大的了。”众人道：“是那一家？”辨悟道：“是王相国夫人。”众人内中有的道：“这是久闻好善的，今日却如何布施与师父？”辨悟指着经包道：“即此便是大布施。”众人道：“想是你募缘簿上开写得多了。”辨悟道：“若是有心施舍，多些也不为奇。专为是出于意外的，所以难得。”众人道：“怎生出于意外？”辨悟就把去年如何当米，今日如何白还的事说了一遍，道：“一个荒年，合寺僧众多是这夫人救了的。况且寺中传世之宝正苦没本利赎取，今得奉回，实出侥幸。”众人见说一本经当了五十石米，好生不信，有的道：“出家人惯说天话，那有这事？”有的道：“他又不化我们东西，何故掉谎？敢是真的。”又有的道：“既是值钱的佛经，我们也该看看，一缘一会，也是难得见的。”要与辨悟取出来看。辨悟见一伙多是些乡村父老，便道：“此是唐朝白侍郎真笔，列位未必识认，袞袞读读，看他则甚？”内中有一个教乡学假斯文的，姓黄号丹山，混名黄撮空，听得辨悟说话，便接口道：“师父出言太欺人！甚么白侍郎黑侍郎，便道我们不认得？那个白侍郎，名字叫得白乐天，《千家诗》上多有他的诗，怎欺负我不晓得？我们今日难得同船过湖，也是个缘分，便大家请出来看看古迹。”众人听得，尽拍手道：“黄先生说得有理。”一齐就去辨悟身边，讨取来看。辨悟四不拗六，抵当众人不住，只得解开包袱，摊在舱板上。揭开经来，那经叶叶不粘连的了，正揭到头一板，怎当得湖中风大？忽然一阵旋风，搅到经边一掀，急得辨悟忙将两手摠住，早把一叶吹到船头上。那时，辨悟只

好按着，不能脱手去取，忙叫众人快快收着。众人也大家忙了手脚，你挨我挤，吆吆喝喝，磕磕撞撞，那里摔得着？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被风一卷，早卷起在空中。原来一年之中，惟有正二月的风是从地下起的，所以小儿们放纸鸢风筝，只在此时。那时是二月天气，正好随风上去，那有下来的，风恰恰吹来还你船中？况且太湖中间汊汊漾漾的所在，没弄手脚处，只好共睁着眼，望空仰看。但见：

天际飞冲，似炊烟一道直上；云中荡漾，如游丝几个翻身。纸鸢到处好为邻，俊鹞飞来疑是伴。底下叫的叫，跳的跳，只在湖中一叶舟；上边往一往，来一来，直通海外三千国。不胜得补青天的大手抓将住，没外惜系白日的长绳缚转来。

辨悟手按着经卷，仰望着天际，无法施展，直看到望不见才住。眼见得这一纸在爪哇国里去了，只叫得苦，众人也多呆了，互相埋怨。一个道：“才在我手边，差一些儿不拿得住。”一个道：“在我身边飞过，只道你来拿，我住了手。”大家唧唧，一个老成的道：“师父再看看，敢是吹了没字的素纸还好。”辨悟道：“那里是素纸！刚是揭开头一张，看得明明白白的。”众人疑惑，辨悟放开双手看时，果然失了头一板。辨悟道：“千年古物，谁知今日却弄得不完全了！”忙把来叠好，将包包了，紫胀了面皮，只是怨怅。众人也多懊悔，不敢则声，黄撮空没做道理处，文诌诌强通句把不中款解劝的话，看见辨悟不喜欢，也再没人敢讨看了。船到山边，众人各自上岸散讫。辨悟自到寺里来，说了相府白还经卷缘故，合寺无不欢喜赞叹；却把湖中失去一叶的话，瞒住不说。寺僧多是不在行的，也没有人翻来看看，交与住持收拾过罢了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河南卫辉府，有一个姓柳的官人，补了常州府太守，择日上任。家中亲眷设酒送行，内中有一个人，乃是个博学好古的山人，曾到苏、杭四处游玩访友过来，席间对柳太守说道：“常州府与苏州府接壤，那苏州府所属太湖洞庭山某寺中，有一件希奇的物事，乃是白香山手书《金刚经》。这个古迹价值千金，今



老亲丈就在邻邦，若是有个便处，不可不设法看一看。”那个人是柳太守平时极尊信的，他虽不好古董，却是个极贪的性子，见说了值千金，便也动了火，牢牢记在心上。到任之后，也曾问起常州乡士大夫，多有晓得的，只是苏、松隔属，无因得看。他也不是本心要看，只因千金之说上心，希图频对人讲，或有奉承他的解意了，购求来送他未可知。谁知这些听说的人道是隔府的东西，他不过无心问及，不以为意。以后在任年余，渐渐放手长了。有几个富翁为事打通关节，他传出密示，要苏州这卷《金刚经》。诟知富翁要银子反易，要这经却难，虽曾打发人寻着寺僧求买，寺僧道是家传之物，并无卖意。及至问价，说了千金。买的多不在行，伸伸舌，摇摇头，恐怕做错了生意，折了重本，看不上眼，不是算了，宁可苦着百来两银子送进衙去，回说“《金刚经》乃本寺镇库之物，不肯卖的，情愿纳价”罢了。太守见了白物，收了顽涎，也不问起了。如此不止一次。

这《金刚经》到是那太守发科分起发人的丹头了，因此明知这经好些难取，一发上心。有一日，江阴县中解到一起劫盗，内中有一行脚头陀僧，太守暗喜道：“取《金刚经》之计，只在此僧身上了。”一面把盗犯下在死囚牢里，一面叫个禁子到衙来，悄悄分付他道：“你到监中，可与我密密叮嘱这行脚僧，我当堂再审时，叫他口里板着苏州洞庭山某寺，是他窝赃之所，我便不加刑罚了，你却不可泄漏讨死吃！”禁子道：“太爷分付，小的性命恁地不值钱？多在小的身上罢了。”禁子自去依言行事。果然次日升堂，研问这起盗犯，用了刑具，这些强盗各自招出赃仗窝家，独有这个行脚僧不上刑具，就一口招道赃在洞庭山某寺窝着，寺中住持叫甚名字。原来行脚僧人做歹事的，一应荒庙野寺投斋投宿，无处不到，打听做眼，这寺中住持姓名，恰好他晓得的，正投太守心上机会。太守大喜，取了供状，叠成文卷，一面行文到苏州府捕盗厅来，要提这寺中住持。差人赏文坐守，捕厅金了牌，另差了两个应捕，驾了快船，一直望太湖中洞庭山来。真个：